

烏鴉寶貝

翠軒

中國人不喜歡烏鴉，迷信烏鴉不吉祥。

胡適寫白話詩「老鴉」

我大清早起來
站在人家屋角啞啞的啼
人家討厭我 說我不吉利

住台灣時，家在台北大城市。人口聚集，烏鴉哪敢飛下來？最常見的是麻雀，沒見過一隻烏鴉。烏鴉全身漆黑，烏鴉聒噪，烏鴉愛吃肉，烏鴉……都是書本上讀來的知識。走到鄉村，也無緣見烏鴉一面。烏鴉不吉祥，還是不見為妙。

來美國，初見烏鴉。黑黑的大鳥，想著不吉，就沒好感。

偏在加州，烏鴉似乎特多。城市偶遇一兩隻還好，鄉村到處見著牠們，真令人不悅。

春夏天，樹木綠葉茂盛，烏鴉在枝上，並不顯眼。秋冬季，落葉隨著冷颼颼的西北風飄飛，幾隻寒鴉高棲在空枝，荒野堪比馬致遠天淨沙「秋思」

枯藤 老樹 昏鴉
小橋 流水 平沙
古道 西風 瘦馬
夕陽西下 斷腸人在天涯

山腳下的景象，愈顯淒涼。打從心底就討厭烏鴉。



《烏鴉在飛翔》

高高低低，許多烏鴉停在樹枝上。一隻單獨哇哇叫，接著，幾隻一起哇哇叫。此起彼落，彷彿在開會，爭議不休。

飛行中的烏鴉，忽前忽後，沒有秩序，不成行列。就是在飛行當中，牠們也不干寂寞，不時發出一聲兩聲，哇哇！哇哇！讓人知道牠們存在。

很久以來，我曾注意，農場上空，是一群烏鴉的航道。

清晨，烏鴉們哇哇！哇哇！一路叫著，由南向北，沿山腳下，飛過農地東邊。午後，牠們又哇哇！哇哇！一路叫著，由北向南，飛過農地西邊。七嘴八舌的烏鴉陣，飛經過我們頭頂，吵得人不安寧。



雲霧滿佈，陰沉沉的天空，有時出現一隻烏鴉單飛。看來，牠是閒不住的，也是多嘴的。牠一路飛，一路哇哇叫，慢悠悠，飛向遙遠的山邊。不久，牠又一路飛回，仍舊一路哇哇叫。像是在尋覓，又像在哭泣。單調延長的尾音，一聲比一聲綿長。每次聽牠飛過，哇哇叫得人憂煩。

水滸傳裡花和尚魯智深倒拔楊柳，只為柳樹上一個烏鴉窩太吵，破壞了花和尚喝酒的好興緻。他彎腰，頭向地，手扶柳樹根，人一仰，腰一伸直，柳樹根立時拉拔出土，弄翻烏鴉窩。這下安靜多了。烏鴉再吵，花和尚力氣大，三兩下都可解決。我們沒這本事。

《農地上的烏鴉》

農地上空，經常有烏鴉飛越經過。大樹上，也有烏鴉棲息。幸好，沒有烏鴉飛來我們地上，想是我們的果樹與青菜，不合牠們口味。這是我們走運。



等到我們種玉米，高高的玉米桿上結了一包一包的玉米。老天爺將新生玉米，用碧綠的葉子層層包裹起來，密不透氣。螞蟻走不進去，蟲子爬不進去。陽光照耀它，讓它長成顆粒晶瑩飽滿，完美無缺的玉米。人見人愛。

一旦玉米田被烏鴉發現，牠們從天而降，俯衝進攻香甜的熟玉米，毫不客氣。不但吃得高興，還哇哇大叫，好吃！好吃！農夫的心在滴血。

玉米被烏鴉堅硬的闊嘴啄裂，玉米甜香四溢。螞蟻爬上來了，蟲子鑽進去了。後患無窮盡。

農夫取槍嚇烏鴉。附近大農的玉米田、瓜田、果園，防止烏鴉來襲，也都是真槍假槍，乒乒乓乓，雙管齊下。不論真嚇假嚇，盡力而已。田野路邊，到處有烏鴉飛來飛去，可見不一定嚇得了牠們。稻草人更不值一提，上面停滿了烏鴉，哇哇大叫，正在呼朋引伴呢！可憐的稻草人，滿頭滿身堆積了烏鴉的排泄穢物，越堆越高，越被烏鴉看扁。

烏鴉奢侈的享用農人辛勞的收成。農人碰到烏鴉就倒了楣。

烏鴉是不吉祥的。

《鵲橋會》

從前往台北，有個迷信的鄰居，在他家門口貼「出門見喜」的紅紙條。如今，我們天天在農場，不出門就見烏鴉，如何解釋？

幸好，多年前，父親到農場小住，指認出來農地樹上有喜鵲。我太高興了，我們終於找到吉祥鳥對抗烏鴉。

喜鵲也是黑壓壓的，但牠黑中有白。背黑，胸白，黑翅夾白羽，黑長尾羽翩翩，色澤搭配和流線體型，在在都比烏鴉強。



想來世界也真不公平。喜鵲與烏鴉，同屬烏鴉科，一個被認為大吉，另一個從頭到腳都被認為不祥。牠們同樣墨黑，同樣聒噪，同樣愛吃肉，同樣築巢在半空中的大樹上。當喜鵲從高枝頭，翩然降臨低草地，黑色尾羽翩翩飄擺，雙翅徐徐搨動，翅中白羽，時隱時現，姿態優雅。而烏鴉的尾羽短小，不分頭尾一團黑，無論飛高飛低，絕不會引人駐足欣賞。



出門見喜福滿盈

相傳七月七日七夕織女會牛郎，就是走在一隻接一隻喜鵲搭成的鵲橋頭。一年一度，有情人在橋上見一面，也讓喜鵲沾染不少喜洋洋的氣氛。

烏鴉既黑又老土，缺少喜鵲的喜氣。無法相提並論。

《烏鴉寶貝》

未曾聽說有人愛烏鴉。

認識羅拉與艾爾，才知天底下真有人愛烏鴉。

老太羅拉與老先生艾爾住在山谷底下，清溪邊一棟破舊小木屋裡。他們依靠微薄的養老金，過拮据的退休生活。

市場採購，老先生想買一罐硬果當零嘴，老太丟了推車裡好幾個罐頭，才勉強同意老先生的要求。

原本十分儉省的使用養老金，政府縮減養老金，他們手頭更緊了。

山居無聊，老先生看見幾隻烏鴉翻尋垃圾堆找菜找肉，將他自己吃在嘴邊的肉片，遠遠的丟去餵烏鴉。老太嫌烏鴉，給人吃飽都不夠，哪來餘錢餵烏鴉？只為老先生喜歡，且睜隻眼，閉隻眼，不管那麼多了。烏鴉搶吃的模樣，又醜又貪。老太想，她怎麼都不會喜歡烏鴉的。

餵了一片兩片三四片，這幾隻烏鴉和老先生的距離越走越近。老先生站在屋後，拉開窗門，烏鴉便飛過來，等餵食。

老太每天忙進忙出，總有忙不完的家事要做。不知不覺，餵烏鴉漸成老先生生活的重心。他去超市搜購減價的碎肉塊，一包一包買回家。有空就拿肉塊出來切小塊，等烏鴉來了，丟給烏鴉吃。烏鴉哇哇對著老先生叫，老先生笑得合不攏嘴。

老先生笑看烏鴉，像看自己的孩子。

笑口常開的老先生也會生病。他整天不吃不喝，昏睡不醒。老太柔柔的叫喚，

「艾爾，艾爾，」

老太又兇兇的叫喚，

「艾爾，艾爾，」

老先生的眼睛就是不張開來。

荒山野地，出了點什麼事情，老太去哪兒找人幫忙？

幾隻烏鴉飛到屋後頭，哇哇大叫，肚子餓了等肉吃。叫一遍，老先生不出來。再叫一遍，老先生還不出來。這一次，牠們大模大樣走到後門口，對著屋內，使力大聲叫。哇哇！拿肉來！哇哇！餓死了！哇哇！哇哇！

老先生被嘈雜的叫聲吵醒，迷迷糊糊，無力還想穿衣，掙扎去餵烏鴉。老太將老先生按回去，告訴老先生，「我來餵烏鴉。」

餵過烏鴉，後院平靜了。

老太又去餵老先生。老先生開始恢復清醒，他的心頭惦記著烏鴉。

老太餵了幾天烏鴉，換老先生接手。買肉，切肉，等烏鴉，丟肉給烏鴉。

烏鴉，烏鴉，快點來吃肉！

烏鴉幾天未見老先生，看老先生出來，哇哇大叫，又跳又飛，又搶又爭，吵吵嚷嚷，不得安寧。

現在，牠們走得更近，走到老先生觸手可及的身邊，繞著老先生團團轉。逗得老先生哈哈大笑，忙壞了老先生。

他一面丟肉給烏鴉，一面喃喃地說著，貪吃的傢伙……這寶貝……那寶貝……黑壓壓的一片，個個都是寶。

老太也跟著滿心歡喜的一同買肉，切肉，等烏鴉，丟肉給烏鴉……再不怨言。

烏鴉！烏鴉！你們是寶貝！



翠軒，本名沈珍妮，1967屆校友，自幼喜愛花草，台大歷史系畢業，舊金山市大與迪安薩市大選修幼教，曾任幼教師，現任大王農場植物組組長兼阿巴桑。